

听夏

■ 陈雪

如果说春天需要用眼睛欣赏,秋天需要用嘴巴品尝,冬天需要用双手触摸,那么夏天则需要用耳朵倾听。

小时候总以为捉住一只蝉就捉住了整个夏天。如今人到中年已不再贪恋捉蝉的乐趣,更喜欢在午后静静听蝉。不知哪只蝉先打个样,唱一支悠扬的曲子,其他的蝉接续跟上,一阙又一阙,织成网,结成茧,此起彼伏、交错呼应,裹住人的耳朵。闭上眼睛,放松心情,让心随着蝉鸣起伏飘荡。蝉纵情剖白内心,时而独奏、时而合唱,时而舒缓、时而激越,好像与世界、与人间处出了感情。蝉大抵是懂人心的,它们喜欢在闷热的午后引吭高歌,帮人提神振气,而凉风一来就便旗息鼓,把宁静还给人们。听蝉时我总会想起白居易的那句诗——月出先照山,风生先动水。亦如早蝉声,先入闲人耳。是啊,只有心闲的人才能听到第一缕蝉鸣吧,听蝉就是听见自己。

雷声从千米高空跌落,接着暴雨如注,雨幕像流动的玻璃,白闪闪从天而降,噼里啪啦砸下来,干脆爽快。砸在屋顶上,砸出金戈铁马的气势;砸在芭蕉叶上,砸出圆润回弹的温柔;砸在水泥地面上,砸出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错落有致;砸在水洼里,开出朵朵飞溅的玻璃花……夏天的雨总是火急火燎地来,又匆匆忙忙地走,这样的雨让人想起苏轼的诗:黑云翻墨未遮山,白雨跳珠乱入船。卷地风来忽吹散,望湖楼下水如天。这是最任性自在的雨,像个逍遥散人来去自由。

雨声唤醒了青蛙,它们一跳一跳跃入沟渠,和着暴雨开始新一季的演出。起初只有一只青蛙叫,“呱、呱、呱……”声音单薄却响亮,这是独唱;接着是呱呱呱呱成线

似的叫声,一唱一和的,这是二重唱。它们的歌声是召唤,散落于各处的青蛙找到组织,开启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演奏会。他们是天生的歌者,基因里有原始的节奏,只要“呱呱呱”打几声招呼即可演奏。听,蛙声齐鸣,连成一片,远远近近的村庄好似都被这叫声连缀起来了。接着是轮唱,高低声部交错,高歌激昂时有浅吟低唱的悠扬,壮阔雄浑时也有温柔低回的缠绵……这样的夏是诗人,浪漫而富有激情。

夏雨流入庄稼地,玉米根化作一根根吸管,大口大口地饱饮。棉花根伸出柔软的根须,不紧不慢地吮吸。红薯藤向四处探出气根,竭尽全力地汲取……我静静地听,心无旁骛地听,似乎听到庄稼在一寸一寸地生长,仿佛听到那句从东晋传来的诗歌——衣沾不足惜,但使愿无违。心里有个“愿”,人就超拔了、有力了,就可以看到超越现实生活的更高境界。那个与庄稼一起野蛮生长的内在世界,滋养出陶渊明辽阔又厚实的胸怀。

或许是体弱多病的原因,四季里我最爱夏,因为夏的酷热可以治愈许多湿寒病。每年端午,我会采野生艾叶,到了夏天,制作艾绒、搓艾条,给自己艾灸。点一支艾,看艾烟袅袅升起,周遭的事物浮在薄烟里,时间被按住了脚步,步履缓慢,像好奇心很重的孩子,一步步走出一百步的随意。

李昂说“人皆苦炎热,我爱夏日长”。如果一个人能在人云亦云里发现异样的美,那他就有一颗饱满丰富的诗心。听一听夏天吧,在夏的长昼里,听到世界,听见自己。

临风听蝉

■ 王晓燕

蝉是夏天的歌者。当天气热得连鸟儿都噤声时,唯有蝉在放声歌唱。从夏至日的“新蝉第一声”,到立秋时节的“半啜半随风”,蝉声贯穿了半个夏季。

闻蝉知时令。春蝉尖而高,夏蝉响而远,秋蝉哀而寒。当一声高亢激越的蝉鸣从风中传来,夏天的序幕便正式揭开。此后,蝉声渐渐稠密,一天天地雄壮起来,及至震天动地之时,盛夏来临。随着秋风渐近,蝉声渐短,终至无响。

一天之中的蝉鸣是有变化的。早晨,常常是一只蝉的独唱。“吱——”一声长哨穿过清风绿树,声音清脆,悦耳,抒情。随后,另一只蝉接力,你一声我一声,那尖锐的高音叫出了响亮的阳光。午后,烈日炙烤大地,蝉声就变成了嘶吼。众蝉齐发,激昂有力,连续不断,唱得空气沸腾,热浪滚滚。到了傍晚,蝉声舒缓了些,在晚风中吟唱的蝉,不再那么咄咄逼人。而半夜的蝉鸣,在月色中短促而低沉,扰不了人的酣梦。

听蝉,最真切的是立于一棵树下。“风高知响急,树近觉声连。”当蝉声响起时,犹如一场明亮的雨簌簌落下。唐代虞世南用“流响出疏桐”点明了此种感受,这声响如同透明的液体不断地从树上倾泻而下,将你淋透。

再细听,这蝉音似银铃齐奏,又似孩童嬉笑,而在这嬉笑与笑中,还夹杂一丝撒娇般的奇妙震颤,让人心生喜悦。如果在闹市中听蝉,会让人分不清那喧闹是蝉鸣还是市声。在乡村呢,蝉声如浪,时而涨起,时而落下,村庄更显宁静。倘若在山间,一线嘹亮的蝉音穿越旷古的幽静,如长风浩荡,那是一种破茧羽化的涅槃。

古人听蝉多饱含愁绪。“一闻愁绪结,再听乡心起”,白居易从蝉声中听到的是乡愁与人生况味;“风多响易沉”“无人信高洁”,骆宾王听到的是志不得伸的愤懑;而“倚杖柴门外,临风听暮蝉”的王维则淡然平和,听蝉韵悠长,可超然物外。

年少时听蝉,觉得蝉声刺耳,让人心情焦躁。因为不懂蝉,耳朵屏蔽了这美妙的自然之音。读书后知晓了蝉的生命故事,对它有了敬意:蝉的幼虫要在地底下蛰伏数年才能获得一对轻盈的翅膀,飞到高树上鸣唱,它拼了命地歌唱,为了一季的光明。转瞬到了中年,人貌非昨日,蝉声似旧年。耳中的蝉声是那么热烈明亮,那是怀揣一腔热血,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决绝。中年听蝉,听出了惊涛骇浪,听到了生命的绝响!

盛夏交响

编者按

盛夏注定不会是寂静的季节。雷声滚滚、雨声沥沥、蛙声阵阵、蝉声绵绵,夏天的美是由气势恢宏的多声部交响组成的。在众生喧嚣中仔细聆听,我们能听见万物疯长的快意、听见肆意生活的欢喜、听见宠辱不惊的惬意……

天公的琴弦

■ 董俊鑫

小黑点们奔走相告,蚁国的末日到了
长凳积聚起水洼,两只蜗牛隔着相望
蝉不叫了,蛙群开始咕呱了
空气清新了,花草味道重了
滴答滴答,天公的弦,大地的曲
凝成雨滴,呈豆粒状,砸出水印
降到地上,融入土里,似有似无
树在风中鸣啾,雨丝飘落
闪过的电光,是雷鸣的序幕
积云厚了,天暗了

积云留下雨痕,走得匆匆
楼宇高耸,远山可辨
蛙群停止合唱,蜗牛开聚了
天公停止弹奏,树停止摇曳
阳光,照耀着树木的倒影
天开了,黑云里开了扇天窗
荡涤尘世,冲刷人间疲惫
善解人意的天公,在忙碌的七月
让人难分昼夜,忘记时间
闪电交织的间隙,天阴沉着
远山模糊了,大厦只有一半了
闪电盖过灯光,雷鸣昭示天兵征战
农田,河湖,都是听众
水洼,是天公的音符
哗啦哗啦,砸出朵朵剔透水花

夏夜听雨

■ 于治国

这几天一直有雨,而今晚的雨尤其特别,时断时续,忽大忽小,不时还伴几声雷鸣,似乎想传递一种信息:这就是夏天,在夏天的夜晚,雨就应该如此,不必大惊小怪。

也是,大自然就是这般任性。正在发生的一切,似乎本就应该这个样子,没必要惊异,更不必诧异,所有的一切,都是自然而然的,你接受也好,不接受也罢,大自然想怎样,就会怎样。这才是大自然,主宰一切的大自然。

相较于大自然的伟力,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,却显得如此之渺小,以至于连任何反抗的动作甚至表情,都显得很多余。比如今晚的雨,你只管听着就好,欣赏也好,不欣赏也罢,最好欣赏欣赏,总比懊恼、烦躁要好得多。

我临时居住的楼房三面环山,只有西边是一汪湖水,整天如镜子般明晃晃的,总是波澜不惊的样子。房间的窗户正好面对东面的山,山上满是苍绿色不知名的花草树木,此时正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甘露,发出非常舒适的刷刷声。下雨时正在狂欢的虫声,此时早已消失,浩瀚的夜空,除了窗户泻出去的那束灯光外,全是漆黑一片,显得异常冷清。

白天俗务缠身,夜晚方得自由。静极而生心动,心动更悟禅机。动静之机,阴阳之间,一开一合,归于自然。得如此良机,感天地人和,参虚实变幻,所有的是是非非、恩

恩怨,得失,分分合合,在整个地球之外、宇宙之中,显得格外渺小,甚至还不如一粒微尘更有存在感。

存在只是一个过程,包括生命,包括宇宙万物,概莫能外。而这个过程中,又有始有终,有长有短,有盛有衰,有生有死。正如心里的念想一般,即使如闪电般倏忽飘过,也是一个瞬间的想法。

感知生,感知死,感知外在的一切,感知外在的一切给予你的感觉。如盛夏漆黑的夜晚,大雨裹挟之下的所有生命体,都在饱餐这大雨带来的欢乐,当然也有雨量过大而带来的不快乐。那种刷刷的雨声,就是一种回响,满意或者不满意的表达。

盛夏之夜,这唯一能够听到的雨声,其实是复杂的,包含着很多很多的反响,不一而足。正如每一个生命体的存在,以及存在的过程中的每一个时刻,都在进行着能量的转换、传递,说得更直白一些,这似乎更是一种信息的沟通、交流,如风过原野,鹤过九霄,鱼翔浅底,雨落山川……

即使再狂的风,再大的雨,再响的雷,也无法扰动内心的平静,如窗外的那一湾平静的湖水,于无限的喧嚣之中,没有任何力量能让平静的水面掀起波澜。

写几个字,翻几页书,看几个故事,在夏夜雨声的陪伴下,梦一次庄生。

蛙鼓敲夏

■ 魏益君

一场雷雨过后,池塘里的蛙鸣便此起彼伏了。蛙声如潮,叫出了夏天最美的意象,蛙声如鼓,敲出了夏日特有的快意。古代文人墨客似乎更加钟情于蛙鸣,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佳句。

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。有约不来过夜半,闲敲棋子落灯花。”宋代赵师秀的《约客》,梅雨时节家家户户都被烟雨笼罩着,长满青草的池塘边上,传来阵阵蛙声。“湖山胜处放翁家,槐柳阴中野径斜。水满有时观下鹭,草深无处不鸣蛙。箬龙已过头番笋,木笔犹开第一花。叹息老来交旧尽,睡来谁共午瓯茶。”宋代陆游的《幽居初夏》,湖光山色之地是我的家,槐柳树下小径幽幽。湖水满溢时白鹭翩翩飞舞,湖畔草长鸣蛙处处。

明代刘基的《五月十九日大雨》,更是写出了万蛙齐鸣的气势:“风驱急雨洒高城,云压轻雷殷地声。雨过不知龙去处,一池草色万蛙鸣。”疾风驱使着骤雨瞬间洒落高城,乌云密布,雷声滚滚,大地仿佛都在震动。不一会儿,兴云作雨的龙挟着雷电乌云离去,池塘水满,青草滴翠,万蛙齐鸣。

蛙鸣在古代文人的笔下,变得韵味十足,富有灵性,让人遐思。

宋代周密笔下的青蛙叫人爱怜,《野步》:“麦陇风来翠浪斜,草根肥水噪新蛙。羡他无事双蝴蝶,烂醉东风野草花。”和煦的风吹斜了麦陇的新稻,小青蛙在水注草根处不停地叫着。

清代胤祺笔下的蛙鼓之趣,伴着茶香和书香,《夜坐》:

“独坐幽园里,窗开竹影斜。稀闻更转漏,但听野鸣蛙。活活泉流玉,溶溶月照沙。悠然怡静境,把卷待烹茶。”窗子打开,月光照入,洒下一片银光。竹影飘摇,野蛙的鼓鸣伴着夜风飘转进来。烛光微闪,取山泉水一壶,小火烹茶,只把书香。

宋代戴复古笔下的蛙鸣,透着淡淡的乡愁,《夜宿田家》:“簪笠相随走路坡,一春不换旧征衣。雨行山峻黄泥坂,夜扣田家白板扉。身在乱蛙声里睡,心从化蝶梦中归。乡书十寄九不达,天北天南雁自飞。”乡书难寄,久游思归的羁旅愁绪与长长短短的嘈杂蛙鸣,相映成景,愁绪满怀。

水乡江南的蛙鸣让人沉醉。唐代贾夔的《孟夏》:“江南孟夏天,慈竹笋如编。蜃气为楼阁,蛙声作管弦。”初夏时节,蛙声如管弦之乐,萦绕耳际,令人浮想联翩。

在宋代辛弃疾的眼里,蛙鸣是丰年的吉兆,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:“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七八个星天外,两三点雨山前。旧时茅店社林边,路转溪桥忽见。”皎洁的月光从树枝间掠过,惊飞了枝头喜鹊,清凉的晚风吹来,仿佛听见了远处的蝉叫声。在稻花的香气里,耳边传来一阵阵青蛙的叫,好像在讨论,说今年是一个丰收的好年景。

“惟佳伦墨未精通,只把蛙声鼓吹同。君听月明人静夜,肯饶天籁与松风。”在古诗词里聆听蛙声如鼓,如闻天籁,更给人一份夏日的清凉。

诗和远方
就在家乡